

◎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
胡正群◎主编·周清霖◎策划

四大名捕会京师

北宋末期，武学大宗师兼第一智者诸葛先生门下有四弟子，威震江湖，号称「天下四大名捕」。他们秉公执法，武艺超群：「无情」以计略和使暗器冠绝天下；「冷血」剑法迅急狠辣；「铁手」内力浑厚，铁拳无敌；「追命」轻功奇高，脚法无双。本书描绘了他们联合侠义英雄，侦破凶杀大案、与各类恶魔作殊死搏斗的动人故事。

温
瑞
安

书描绘了他们联合侠义英雄，
侦破凶杀大案、与各类恶魔
作殊死搏斗的动人故事。



学林出版社

〔香港〕温瑞安

四大名捕

上册

◎学林出版社

〔香港〕温瑞安

四大捕名
金瓶梅
下

(沪)新登字113号

责任编辑：周清霖

封面设计：陶雪华

四大名捕会京师

温瑞安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20 插页 5 字数 430,000

1994年2月第1版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册

ISBN7-80510-975-2/I·351

定价 平15.00元
精24.00元

出版前言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化的独特产物，是中国通俗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由台湾、香港的一批优秀武侠小说作家创作的新派武侠小说精品，继承和发展了旧派武侠小说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文化思想和文艺创作技巧，用新文艺手法构思全书，将侠义、演史、言情、仙魔四者结合起来，将传统公案与现代推理融为一体，更自觉地刻画个性形象和表现普遍人性，使武侠小说蕴含时代精神，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因此吸引了千千万万的读者，赢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1981年以来，全国各地（除上海外）出版了数亿册新、旧派武侠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由于相当多的出版者单纯地以营利为目的，致使武侠小说的出版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劣版书（排、印、校、订极差，错字漏句成百上千）和盗版书（冒名作者、篡改原著、版权混乱）充斥市场，极大地损害了

2 出版前言

武侠小说和图书市场的声誉，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反感。

“神州剑气生海上”，从本世纪20年代起，上海曾是武侠小说作家聚集地和作品出版中心之一。1951年6月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至今尚未出版过优秀的武侠作品。现在，如能出版一套从内容到形式均为第一流的且具备一定学术研究性质的作品集，确实反映台港新派武侠小说精品的状况，将会对全国图书市场的武侠小说出版起到引导和扶正祛邪的作用。

近几年来，我社与台港一些出版社和武侠小说作家取得了广泛深入的联系，台港一些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社希望能和我社进行合作，出版一套体现大陆出版水平的新派武侠小说精品集，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

为此，我社拟出版“台湾新派武侠小说精品大展”一套，请台湾著名武侠小说评论家胡正群先生从台港众多新派武侠小说中精选出一批最为脍炙人口又有较强思想性与可读性的代表作，在第一部古龙的《风云第一刀》前冠以“总序”，另在各部之前加上该书“导读”，书末附上该书作者的“出版年表”，予以出版，使之不仅具有鉴赏和传播功能，而且具有文化积累意义，使武侠小说在文艺百花园中占有其应有的地位。

由于我们是首次进行这一工作，不足之处，热情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1993年10月

导读：温瑞安的“传奇”和“异数”

——浅谈《四大名捕会京师》

一、后生可畏非凡品

台、港武侠小说界，至一九八五年古龙逝世，竟然就一下子沉寂下来，真有点《红楼梦》里那种“开到荼蘼花事了”，三春去后更无花的样子。幸而此时，温瑞安在香港大放异彩，才算把武侠小说的延续使命维系下去，所以倪匡曾很感慨地说：“古龙一死，就只剩下温瑞安独撑大局了。”

提起温瑞安，他实在是个“莫测高深”、“后生”可畏的人物。

如果说，经济是台湾的奇迹，那么温瑞安就该算是文坛的奇迹，也是异数。

在谈他的《四大名捕会京师》这部颇具代表性小说的同时，实在应先谈谈他的人。因为，他和人

他的小说一样地有“故事”，而他的小说，有很多地方正是写他自己的理念和雄心。

温瑞安月出生就充满了“传奇”。他出生于一九五四年的第一天，地点是马来西亚霹靂州美罗埠火车头（一个小山镇）。但他不忘根本，署名时常爱用“广东梅县温瑞安”。

据一家媒体替他编的《年表》说，他四岁就喜欢“涂鸦”，五岁就喜阅家中藏书，虽未进学校，但六岁就可以写日记、信函，十岁就以同学为中心写长篇小说《龙虎风云录》，还自作插图。也在这个年岁，就喜爱和人“义结金兰”，随后还成立了“刚击道集团”，并且还影响了美罗小镇的文风。

仅这一小段的简介，即可看出这“小家伙”已不只是“人小鬼大”，而是明显地显示出绝非“池中之物”了。如果未来的温瑞安真能成为“大人物”，那么教科书上“司马光，打破缸”的故事简直就不够看了。

十三、十五少年时的温瑞安，不但已创办诗社，且长于辩才、歌唱、技击、绘画。到了一九七〇、七一年间，已有作品在台湾的《纯文学月刊》、《现代文学杂志》及《中国时报》（此时应当还是《征信新闻报》）发表文章，而且踏入江湖替《武侠春秋》写武侠小说。

一九七四至七五年，伴着他的红粉知己方娥真负笈台湾，为了筹办诗刊，乃撰写《四大名捕会京师》。

一九七六至八〇年间，是他在台湾活动最频繁、创作最旺盛的阶段，他创设了“神州社”、“试剑山庄”，以“结义”聚会了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共同修文习武。这些年轻人把他奉若神明，一律尊称他为“温大哥”。

一九八〇年九月二十五日深夜，以“涉嫌叛乱”，他坐了一段时间的“政治牢”，不久获释并离开台湾。

离开台湾后，度过一段相当艰辛而坎坷的时日。在“亡命天涯”中，《血河车》、《神州奇侠》得在香港《明报》连载，而名动香江。

浪迹天涯、萍踪飘泊了将近三年，于一九八三年才获准定居香港。在叶洪生先生奔走下，一九八七年终于获得台湾的解禁。

从温瑞安短短的“流水三十年”的资料，不难看出这位“可爱的小华侨”是多么喜爱、留恋着中华文化，也不难看出他的雄心与壮图。他效法的是“桃园精神”，也效法《说岳》里的岳武穆、《征东》里的薛仁贵；他们都长于透过“结义”来结成“生死不渝”的“伙伴”，冀望共同创造出一番大事业。以个人的看法，像温瑞安这样一个富有组织能力、又有御众魅力的人，假如碰上一个“非常的时代”，再能“天助风云”，不论其成功或失败，他都不会甘心于埋首写文章，而必然会去“干大事”的。

然而，“东风不与周郎便”，“天生异禀”的温瑞安也就只好把他的“天纵英才”和“充沛精力”，借着笔墨来发抒、宣泄了。所以他才能以三十八岁的年龄，就已写出四千多万字的作品，实在是“后生可畏”。

而资料更强调他不但是“天才儿童”，成长中的温瑞安不但写“现代诗”、“散文”、“评论”文章，还专门研究过“美学”、“诗学”、“史学”以及“精研”“精神心理分析”，而且他又兼星相卜算之能。这份能耐就更令人咋舌了。

二、巧思与匠心

《四大名捕》是温瑞安的一系列故事，而《四大名捕会京师》则为系列之首，当然具有代表性。

“四大名捕”为冷血、追命、铁手、无情，这些不是他们的名字，却代表了他们的性格、武功与特有的办案手段与作风。

“名捕”的故事，虽以“个案”为单元，却又具整体的契合，环环扣联，相互呼应。这样的写法虽别具一格，也颇讨人喜欢，但“牵一发而动全身”，千头万绪而不乱，就非有相当的“组织能力”不为功，而这方面温瑞安正有“与生俱来”的天赋，所以能使读者兴趣盎然。

有朋友赞誉他说，在他全盛时期，每天要写十八个专栏和连载，他不需翻阅前文，而故事、人名绝不致混淆错乱。仅以《四大名捕会京师》一书中几点“小事”就足以证明此言绝非虚誉了。

一位小说作者替书中人物取名字，虽然有“用意”也有“学问”，但替一个不是太重要的角色取名时，绝不会早就“设计”好以后还会“派上用场”。

但在本书第十三章《十面制强敌》里，当副将周冷龙遇上“霸王棍”游天龙时，就说了一句：“你名字里有龙，我名字里也有龙，看我这条龙来收拾你这条龙。”

这一如“相声”中的“抓眼逗趣”，时间、身份都用得恰到好处，就仿佛“早经设计”，其实是突来的灵趣，是小处见功力的地方。

周冷龙的外号是“三手神猿”。读者只看到他在紧要关头“出手”一击解危，而肯定他是以武功取胜。但直到第十五章《惨搏鬼神惊》，当“绝灭王”楚相玉被缉负伤，最后中了周冷龙致命的一刀时，才发觉到“三手神猿”真的有三只手，所以讶异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竟会有三只手？”

周冷龙答了一句：“我本来就是孪生子之一，另一兄弟死了，他的一只手长在我身上，所以我有三只手，但怕别人视为怪物，所以一直都藏起来。”

难怪他外号叫做“三手神猿”，这外号丝毫没有叫错。不过当初第一个取这外号的人，亦不知道周冷龙真有三条手臂，知道了也不免大吃一惊！

这一小插曲有趣得妙到毫巅，当然也不会是“预谋”。

还有，负责追缉劫狱钦犯的沧州大将军“时震东”，他追缉中有“双恶”时正冲、时正锋兄弟。读者多半会有一种预感——这三人名子怎么这样巧？

而结果真相揭晓，三人果真是兄弟。

这些地方安排得都极富巧思而可圈可点。

三、旖旎与凄美

像温瑞安这样一位“自负”的人，又经历过如许“不平凡”的际遇，一定拥有过旖旎，也一定亲尝过凄美，这些境界也自然会融入作品里。在第十八章《黄雀斗螳螂》里，有一段写无情和姬摇花的“对手戏”，真是“风光旖旎”、“缠绵悱恻”：

无情望去，只见姬摇花的神情既像疼爱孩童的最母

性的母亲，又像是天真烂漫最少女的女孩，奇怪的是两种女性的特征，都在她柔媚的笑靥里怒放。无情似看得痴了。

很少男人会不喜欢这样的女性的，因为，有一种特性已属难得，何况两种皆有！

无情也是人，甚至是很年轻的男人，他怎会完全无情呢？

姬摇花和他并肩坐在石上，她的年纪比无情大了将近十年，像这种少年的心事，她是相当了解的。

这种年龄的男子，有作为的多是趾高气昂，只会向情人倾吐其雄姿英发的轶事和可歌可泣的悲喜，却不会在松山下、月色下听情人的低诉。

姬摇花准备听，可是无情跟一般少年不同。

无情没有倾诉，他也准备听。

于是，他们什么也没讲，都在仔细聆听。

听那风如何吹动那发，听那低低却细细的呼息，看，看那水雾如何在月华下降落；听，听彼此的心跳是急是缓？

但当故事发展到第十九章《暮遇深仇人》时，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无情，在血战中，由轿子想到了恩人、家以及亲人，想起了亲人，也不自由主的想起了姬摇花。而——

姬摇花倒在地上，没有动，但衣襟却动了，因为寒夜的风吹来，姬摇花的衣襟随风抖动。

无情似忽然给人迎面打了一拳似的，全身都僵住了，

一直由手心冷到心头。

夜色很浓，月色又躲进了云层。他不能肯定姬摇花是不是活着。

无情咬一咬唇，轿子便缓缓向前移动。他一生失望的事太多了，多得已足够使他有勇气面对更多的失望。

……

无情“走”出轿中，用手探了探姬摇花的鼻息，他的手触摸到乃是润滑的脸庞，而且鼻息是温暖的。

无情欢喜得几乎忍不住叫出来，他马上探手去把姬摇花的脉……

在一场巨变中，无情已视姬摇花为“亲人”了，他深挚地关心着她，无情，是有情的。然而——

猝然，姬摇花的手一剪，反而搭住了他的脉门……

这一切变化无情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要想，已来不及了。

无情只觉得屈辱与愤怒、被骗的屈辱与愤怒！

这变化来得猝然，也令读者油然而兴“造化弄人”之叹，如果姬摇花就是姬摇花而不是“魔姑”，那该多好！

然而，世间一切的悲剧，多是凄美的恨憾无穷！

四、成功与失败

人的一生，都曾经历过成功与失败，温瑞安经历的或许

还比一般人为多。

在“名山事业”写作的路上，依目前的盛况而言，他的知名度几乎被人与金庸、古龙相提并论，若以他的“志业”，可能还不算是成功的。

这些，在他的小说里都隐隐表白了出来。

在《温柔的刀》里，那个“王小石”，应当就是他自负的写照——

他年轻、俊秀、志大、才高，远道而来，一贫如洗，但他觉得金风细细，烟雨迷迷，眼前万里江山，什么都阻挡不了他闯荡江湖的雄心，就连春雨楼头，晓风残月里的箫声，他也觉得是一种忧愁的美，而不是凄凉。

——这是何等胸襟、何等雄心？

可是一旦面对失败，在本书结尾时，他曾慷慨、苍凉而悲壮地表示：

只要知交都健在、天大的失败，都承担得起！何况他们根本不能算是失败。

就算是失败，也有失败的英雄，譬如项羽。

……

更何况，天下真英雄者，又何必斤斤计较于得失成败！

五、不算斤斤计较

论者说温瑞安精研过“诗学”、“史学”，又赞颂他开创了“后武侠时代”。

对此，他自己既表明“真英雄者”，有不去斤斤计较的恢宏气度，在下便“斗胆”在本书中挑出一些“败笔”给他作为此后写作之“鉴”。

△第一章，第三小段用了“堂皇冕丽”就似欠通。而大哥凌玉象称金盛煌之妻，只能称“弟妹”不能称“三嫂子”。

△既“学史”，在他的小说中，官制就完全离谱。

△每当指出来人时，喜用“某某是谁？某某不是谁”的套语，令人莫名其妙（学林版已酌改）。

△在第十六章里，将陆游《书愤》诗中名句“铁马秋风大散关”误为“杜工部逃避兵难时”所作，想为记忆有误（学林版已改正）。

△在《会京师》的故事里，出现了一位会“土遁”的土行孙，这已不止是学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而是活生生的从《封神榜》里“借来一用”了，这种“捷径”，以后千万莫走。

六、结语

从“鸡蛋”里挑出了这点“骨头”，完全是善意地提请作者的注意，因为，今天的温瑞安，面对的正是武侠小说最低潮、最不景气的“危机”，老成凋谢，新秀难继，一片萧条的江湖武林，就全靠他独力支撑，希望因他的苦撑，因他的振臂高

呼，召唤起更多的继起者，为武侠文坛添注新血，为天下武林增援生力军，为武侠小说再缔造新机。“后生可畏”如温瑞安先生，其勉乎哉！

胡正群

前 言

《四大名捕会京师》总共有五个故事，即是：凶手、血手、毒手、玉手和会京师。这五个故事，都是我在一九七四年初到台湾，至一九七六年创办诗社期间写成的。这五个故事在香港《武侠世界》杂志发表，很受读者喜爱，后在台湾出版成书，也很受欢迎，奠定了我继续写武侠小说的基础。一九七四至七六年间我首次离乡别井，到台湾创业奋斗，在罗斯福路三段和五段的居处，“四大名捕”故事开展在四方格里的爱恨情仇、杀戮温柔，陪伴了我一段漫长的岁月。巧合的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初于台受到极大的创伤和委屈，辗转来到香港，再度投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扎根、发展，“四大名捕”故事再一次地伴我从英丽阁十楼至十五楼。向风望海，看阳光如何把银光洒在蔚蓝的海上，看夜晚来时城市如何逐一亮起七色的灯光。这两年多的日子里，我写成了“四大名捕”故事的《碎梦刀》、《大阵仗》、《开谢花》、《读亭会》、《骷骸